



12292

古史翼卷之四目錄

史記

五帝本紀贊

項羽本紀

節錄

高祖本紀

節錄

秦楚之際月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平準書

節錄

越王句踐世家

節錄

趙世家

節錄

孔子世家贊

蕭相國世家贊

留侯世家

節錄

陳丞相世家贊

絳侯周勃世家

節錄

伯夷列傳

目錄

卷四

管晏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節錄

商君列傳

節錄

張儀列傳

節錄

平原君虞卿列傳

節錄

魏公子列傳

節錄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節錄

張耳陳餘列傳

節錄

淮陰侯列傳

節錄

季布欒布列傳

節錄

張釋之馮唐列傳

節錄

李將軍列傳

節錄

酷吏列傳序

游俠列傳序

貨殖列傳序

太史公自序



古文翼卷之四

玉峯唐德宜介軒元編 海虞後學

張承霖瑛如
錢寶汾仲孚
潘 楨苑章
張承寬雨澗
重校

史記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公遷繼其業創史記十表本紀廿二書八章世家二十四列傳七十

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遷自謂也學者多稱五帝尙矣久遠然尙書獨載堯以

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馴訓也謂言涉神怪非典雅之訓薦紳先

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數禮及家語篇名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黃帝堯舜所都東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五帝紀贊

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

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足跡所歷長老所稱不離

信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但通第弗

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所見與長老之言合非盡虛妄書缺有間矣尚書古文

畧其軼遺漏乃時時見於他說百家之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予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

紀書首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帝顓頊高陽黃帝孫帝嚳高辛黃帝曾孫帝堯放勳帝嚳子虞舜重華黃帝八世孫

傳信傳疑忽開忽合末結作史要領筆意不可方物介軒

項羽本紀 節錄

項籍者下相臨淮縣名屬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

○追述見秦項世仇○

○夾案

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

將。封于項南屬汝。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

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

○英雄本色○如在目前

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

學。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在今錢塘。渡浙江。梁與

古文翼 卷四 項羽本紀

二

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

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

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在沛郡其九

月。會稽守通。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

先卽制人。謂先舉兵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

百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

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音籍曰。可行矣。於是

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

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

更諷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攻下縣。得精兵八千。

千人渡江等案

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

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未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

結。起兵案

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也。下縣。廣陵人召平

於是為陳王徇廣陵。州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

渡江。從廣陵渡京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止柱國。上卿也曰江

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

已下東陽。屬廣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即令

古文翼。卷四。史記項羽本紀。三。

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

置長。無適也。主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

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殊異其軍蒼頭謂著

情。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

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

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鯨布。姓黃。後以罪被黜。故改姓鯨。

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邳泗水。項梁前

使項羽別攻襄城在許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

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在徐計事此時沛公亦

起沛往焉居鄆在處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

梁曰陳勝敗固當言應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南方老人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也賈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正義曰三戶漳

水津也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

亡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

蠶音起也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

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四

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項梁起東阿在濟西北至定

陶在滄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李斯益輕秦有驕色宋

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于齊道遇齊使者高

陵縣名君顯也顯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梁目封為曰然曰臣論

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

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雷

陳雷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在魯東項羽軍彭城

西沛公軍。傷。首唐屬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

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

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台王離涉間。涉姓。外圍鉅鹿。章邯軍其

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思敵抄輜重故築陳餘為將。將卒數萬

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于定陶。懷

王恐從盱台。在臨淮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

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

碭郡兵。是時沛公西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

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五

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

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

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猶言冠軍。計將故行至安陽。留四十

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

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音不

可以破蟻。蝱音在外。蝱音在內。以手擊牛。可以殺其

蝱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

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

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

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地名飲

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

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瓚曰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

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

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

而徇其私。謂使子相齊。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六

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未得懷王命也。使人

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

為上將軍。當陽君英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

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水

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

釜。餼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

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虜王離

步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

轉說轉持碑

再提

以諸侯軍次寫楚兵淋漓

蓋敢

者十餘壁。真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三無一字相應

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

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一無此二字入轅門。軍行以車

向為門故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

將軍。諸侯皆屬焉。是後秦兵數劫二世。責讓章邯。邯恐。以兵

降羽後。秦兵怨楚。項王許阮秦降卒二十

餘萬人新行畧定秦地。函谷關在羽有兵守關。不得入。又

安城南項羽公已破咸陽。秦所都。武希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

項羽遂入。至于戲。音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七

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

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于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

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名者項羽季父。

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

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

○先

點出項伯

朋友之情

君臣之行義

急狀

此計者曰鯁生。徐廣曰鯁土垢反魚名服虔曰音淺引人貌續曰姓也說我曰距關毋

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

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

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

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

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于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

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

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

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

古文翼 史記 卷四 項羽本紀 八

應前稱臣稱兄奇窘加見

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

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

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

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

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

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

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

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父猶管作爲仲父

精定項伯

直性人

應前河北之軍句

應前是直性人

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

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

項莊項羽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

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

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

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

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九

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

髮上指目眦盡

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

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

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

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

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又見出范增

沛

很著

可危

已壯

士語

不詳而立

力甚

趣

連稱有神

接入陡健

淡首

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

羽自心滿而意平

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

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

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

過應

情映

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

帶

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

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

又

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

復說

過了前卷

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十

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一作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

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

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

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

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正不嫌明說

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

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虛其切音借

歎恨發聲之

謂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

結前

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之約。乃尊懷王為

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

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

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

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已大日業。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

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王九郡都彭城。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

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州侯范增曰：漢

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宰具，舉欲進之。

見使者詳，讀作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

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

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自後彭

絕楚糧，食漢擊破楚將龍。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

○照應漢江而西

史筆

時大勢

項氏成敗大關鍵

范增案

○此

且軍又大破楚軍，記水上。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

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雖水之敗太公及呂后皆為項王所得項王弗聽

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謂之鴻溝在浚儀縣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

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項王已約乃引兵

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凡數三

為大半一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

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音賈屬陳國南止軍與淮陰

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在陳州而信越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十一

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

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

未有益地之分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州陳州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

州以北至穀城在齊州東阿縣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

漢王曰善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

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

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在壽州竝

行屠城父壽州縣屠謂多殺也至垓下垓音該在沛之浹縣大司馬周殷叛楚以

舒地屠六屠破六縣舉九江州壽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

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楚人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虞姬墓在濠川

定遠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

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

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

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在淮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音弟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

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

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又

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

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

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

四字又批

定遠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

借羽言以總結全篇

風行句有羊神

三處期遇山東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

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

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二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

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

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州屬和烏江亭長橫船待徐廣曰橫

曰正也孟康曰音驥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

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

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古文翼史記項羽本紀西

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

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

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

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

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

之不正指指示王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吾頭

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踐

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中呂勝揚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項王已死楚

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

應前為魯公句

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

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

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

侯。桃侯名襄。平臯侯名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儒者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

重瞳子。目中有雙瞳神。羽豈其苗裔耶。何與之曩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

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齊趙韓魏燕滅秦。分裂天下。而

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項羽本紀

及羽背關懷楚。不都關中而東歸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汪侯叛已

難矣。項羽遷義帝于郴。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

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頓挫

太史公以憐才好竒自傷之意。發為斯文。忽壯快忽哀涼。

忽啗啞叱咤。忽兒女子嗚咽。使千載下讀其文。無不憐其

人位雖不終。羽無恨矣。○通篇以東西二字作眼目。冗忙

中畧一撥醒。使讀者于楚漢大勢。如指諸掌。儲同人

項王事雖不成。其英雄自足千古。史公特別之本紀。固不

欲以成敗論人也。文極雄放。又極細密。實史記中第一篇文字。介軒

古文翼

卷四
項羽本紀

夫



文定

卷四

高祖本紀 節錄

高祖名沛豐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名母曰劉媪。

媪音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

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赤龍感也。遂產高祖。高祖

為人隆準音而龍顏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美須鬚。左

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也。如也。常有天度不

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秦法十里一廷。

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武姓也俗謂宅。

賈音世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止。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高祖本紀 七

飲酒讐也售其價。數倍售其價。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至。

不責也。高祖常役成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也。單音父人呂公名文字善沛令。避仇從之

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間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

也。曹主進主賦歛禮錢也頗師古。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

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

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

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希也飲酒者半。呂公因目

目

固留高祖留之也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入相人多

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酒

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

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

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

休休歸也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

因鋪鋪也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

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

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

古文翼

卷四

史記高祖本紀

六

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

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

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亭有兩亭

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

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

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

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

酒夜徑從小路而行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

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

着○一醉字○神○氣○沸○氣

此意從媪口中說出便有味

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音壓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于芒

陽仁縣

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

高祖異處在兩層形容

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

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音其縣名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高祖本紀

九

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

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參爲獄掾何爲主吏乃曰君爲秦吏

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

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

百人矣于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

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

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

英雄始事

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

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

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豈

敗塗地。言一朝破敗，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父

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

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

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

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豐鼓。殺牲血以塗鼓。

旗幟皆赤。田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十二年

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霸縣。西郭曰會。布走，令

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父老子弟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高祖本紀 三

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

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

除也。謂除其舊役也。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

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

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牛

酒。高祖復留，止張帳也。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

酒。高祖復留，止張帳也。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

豐未復。惟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雍齒雅不欲屬沛公。魏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常怨之。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高祖紀須與項羽紀參看。看他入手得失。一一自別。葛端

謂

一路敘述高祖狀貌符應。意氣極瑣屑。又極蘊藉。神致如生。讀至過沛。一戰淋漓悲壯。不禁爲之欲歌欲泣矣。介軒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高祖本紀

三

秦楚之際月表序

○敘三嬗皆例文法

太史公讀秦世楚氏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名勝以二世元年七月反

虐戾滅秦自項氏羽以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

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陳項漢自生民以來未始有

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難

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

行義廿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

放弑秦起襄公章也著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

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指三代指秦

古文翼 卷四 秦楚之際月表序 三

反應亟字

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

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銷鋒鏑之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

然王跡之興起于間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秦之禁適足

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秦禁兵不封建適足資賢者為驅除患難故憤發元謀

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

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應轉受命

字不滿四百而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此

于景升晉紀論之祖凌迪知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

言曰勞用九曰功明其等曰伐同闕明其等謂明其積曰曰

闕計其任事之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承上封誓帶泰山若厲砥石國以永寧

爰及苗裔言欲傳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

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

書曰協和萬國此國如遷于夏商或數千歲傳國如蓋周封

八百封國亦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傳國亦遠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

三代于有餘歲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功臣年表序

三

此仁義乃所得尊寵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以萬國而變為百其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一二三言十

在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戶口之少故後

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蕭何封

戶曹參封平陽萬六百戶周勃封絳八千一倍其

戶戶灌嬰封潁陰五千戶其後或多至四萬小侯自倍初封

數富厚如之富厚亦倍于前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讀至太初武帝

百年之間見侯五見在為侯者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莊矣罔

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自鏡當代未必盡同帝王者各

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焉統紀。豈可緝乎。緝音魂。維也。維之使強。與古合也。

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

不可不表。於是謹其終始。謹者詳其年月功罪。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

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俯仰今古。低回三歎。蓋以奉法藩衛。昭示勸戒。覺大義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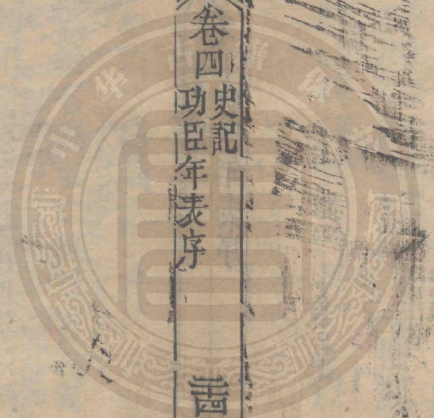
然。孫執功。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功臣年表序

十四



勳也。今古測回。三歎。蓋以奉法藩衛。昭示勸戒。覺大義凜

然。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俯仰今古。低回三歎。蓋以奉法藩衛。昭示勸戒。覺大義凜

然。孫執功。

然。孫執功。

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
貴糶賤買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都故命曰平準

對後與兵勦涼

對後義耗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

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賈朽而

不可拔也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

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剛而不得

聚會皆乘父馬有牝馬問其間則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

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庚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教化亦自行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平準書

姜

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豪富無位

以威勢主斷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

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回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

招來東甌事兩越敵兵事○錯若有○法越擊東甌闕越擊東甌遣莊助發兵攻東甌闕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唐蒙通夜郎西犍發巴蜀

吏卒入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人

名買一滅朝鮮國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

陝設謀馬邑漢伏兵馬邑旁誘匈奴匈奴奴絕和親侵擾北邊

兵運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齎謂以衣食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音完弊以巧法言民耗弊故

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

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始也

此弊政不得不行案弘之徒不得不行也

文景富庶之業至武帝而衰此時變一大關鍵也平準一

書于俯仰盛衰之間有深慨焉而此段尤為淋漓盡致倪

稼賦

醇茂之氣流行於向裏行間較讀全篇精神返覺團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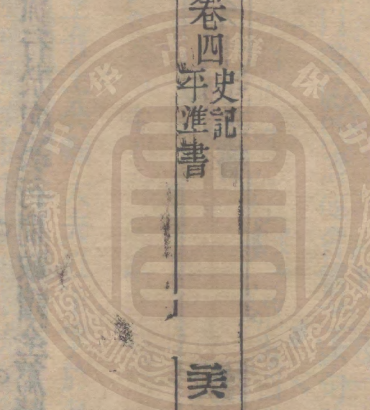
軒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平準書

美



昔平準之盛與之開會窮神數而此段武意精微蓋在
文章富庶之業至武帝而衰此時變一大關鍵也平準一

古文翼卷四史記平準書美
昔平準之盛與之開會窮神數而此段武意精微蓋在
文章富庶之業至武帝而衰此時變一大關鍵也平準一

越王句踐世家 節錄

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守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

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

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

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

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謂之切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

古文翼 卷四 越世家 三

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

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奉祭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

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

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

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開行以去止于陶

濟陰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通路為也治生可以致富

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棄居也祿候時候時貴賤

轉物轉換其貨逐十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貨累巨萬也萬萬天下稱

成

名二〇

伏下〇生風當句〇

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

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于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

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移人且

將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

子日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

其母為言日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

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日至則

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

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

古文翼

卷四 越世家

美

書進千金却其父言莊生日可疾去慎毋留恐得人即弟出

勿問所以然恐有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

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

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

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日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

誠後復歸勿動如有急病而死誠後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

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次舍某此

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日今為奈何莊生日獨以德為可

以除之楚王日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

富商俗眼〇

人歸之勿動除裝

補寫妙

以寫莊生意中〇事

生戒〇

〇〇又戒甚明〇

門〇外〇告〇景〇

又甚明

府錢有三品恐人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救貴人不知所以

然驚告之者欲謂要長男私齋曰何以也問何曰每王且救常封三錢之府

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弟固當出也重千金盧

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

固未也初為事弟言為弟弟今議自救故辭生去莊生知其

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

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

事王言欲以修德報補塞也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

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越世家 五

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

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

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

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

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

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

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於

萬照與上文遣不道相應味清盡取 長男少子分別

趙世家 節錄

造父幸於周穆王賜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後六世至奄父生叔帶叔帶始趙趙氏於晉國五世至趙夙

夙生共肅共肅生夙生趙衰襄生盾

屠岸賈晉大夫者始有寵於靈公晉君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

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弑靈公者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

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古罪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辜故不誅今諸君

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

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驪厥告趙朔盾之趙亡朔

古文翼

卷四

史記趙世家

三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驪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

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

臼杵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

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

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襁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兒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曰

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

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

伏下立孤案

一忠臣

○傳即滅在趙世家

○傳即滅在趙世家

○傳即滅在趙世家

○傳即滅在趙世家

○傳即滅在趙世家

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小兒破日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

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

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官

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

賈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

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

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

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趙世家

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緇祀者其趙氏乎夫自申衍

趙之先世音仲者皆嬴姓也申衍人而爲囑降佐殷帝太戊及

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治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

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祀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

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

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

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爲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

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

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立我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

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我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聞其言。趙武曰：「孟、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我願苦筋骨以報于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左傳不載程嬰杵臼事，而史公敘之獨詳，篇中索孤匿孤。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趙世家

三

殺孤立孤別孤，以假雜真，段段傳奇，非第一等筆力，不能摹寫精彩如許。介軒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

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讀其書嚮往而嚮往適曾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雷之不能去云嚮往而嚮往天

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合上為君

王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不止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

折中於夫子折斷其適可謂至聖矣德然

引詩詞以明嚮往下分兩層申說又推開一縱形容出至

聖來咏嘆搖曳文情深至介軒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孔子世家贊 蕭相國贊

蕭相國世家贊

相國名何沛豐人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漢王何為丞相專任關中事漢五年論功第一封為鄧

侯食邑獨多孝惠二年卒諡文終侯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同未有奇節及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猶鑽鑪高祖東因民之疾

疾苦感漸秦法何謹守關中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

爛焉比擬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闕天散宜生等爭烈矣有分寸

蕭曹之得以勳名終者本領在無奇節三字耳贊詞微婉

入妙 倪稼成

留侯世家節錄

留侯留城在徐沛縣張良者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

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二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

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

客狙狙伺也擊秦皇帝博浪沙地名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

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怡橋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擊之為其老彊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留侯世家

三

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

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

日平明與吾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

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

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一作書曰讀此則為

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

因異之嘗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

提明

名世起子忠孝

東夷

鎖東

圖是仙筆仙境

圯音怡橋也

補圯

沛公

伏

伏一數以兵法說

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

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郢西。遂

屬焉。沛公拜良爲殿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

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

之。不去。見景駒。漢王之國。良送至襄中。梁州襄中。歲縣。遣良歸韓

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

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

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

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留侯世家

美

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

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

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

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

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

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稍然卒破

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

提此一段承上起下

○在此數句下。一。生。得力在此。子。長。一篇。事。據。亦在此。

○漢楚與亡

從漢王。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

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

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

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留侯

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服辟穀之藥。辭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

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

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比數在困急之中。幸用

古文翼

史記 卷四 留侯世家

三七

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

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

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

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

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

賢。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

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

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許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

問曰彼何爲者四人相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居園中以爲

號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並

稱四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出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

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猶管護也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

古文翼史記卷四雷侯世家 雷侯世家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誅矣戚夫人泣上曰爲

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

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繳弋射也尙安所施

歌數闕闕曲也戚夫人噓唏流涕止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

雷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謂精怪室如雷侯所見

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雷侯常有功力焉

豈可謂非天平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

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壯壯太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

人

人好女蓋孔子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前其學問全在用人

人即從高帝亦為其所用能用留侯者獨老人耳鍾伯敬

運策帷幄中決勝于里外二語統括全篇

鍾伯敬

鍾伯敬

鍾伯敬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陳丞相贊

亮

陳丞相世家贊

平陽武戶屬鄉人家負好讀書為人長美色事高帝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孝文二年卒諡獻侯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黃老上方其

剗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平為社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使平

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平初事魏王咎收事項羽後伏

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

矣然平竟自脫國諱宿衛留呂廢文定宗廟呂迎立文帝

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知謀二字斷盡陳平一生王守亨

絳侯周勃世家 節錄

文帝十一年絳侯周勃卒子勝之代侯尚公主不相中生殺人國除絕三歲乃罷絳侯子亞夫續封條侯

文帝之後六歲後元之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禮重其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大將以下官皆馬乘迎上既勞軍復送上出警也已而之細柳軍軍士

吏被甲銳兵刃張也彀持滿持滿不發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

驅曰天子且至有軍門都尉官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

古文翼 卷四 周勃世家 望

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軍驕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

將軍亞夫持兵指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

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

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三軍皆罷匈奴遠塞故驕乃拜亞夫為中尉

絳侯厚重條侯繼父之風卒能平定吳楚觀軍令之肅可

決其兵法之奇細柳軍一段史公尤出力描寫介軒

伯夷列傳

引地 陸馬○書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

知也二曲三謀備言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諸子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由字武仲堯讓及夏之時有卞

隨務光者殷湯讓之天下此何以稱焉堯舜禹之相讓讓若

務光說者何以稱說之也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

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伯夷列傳

聖

光義至高由逃箕山洗耳于潁水卞隨自操于樹其文辭不

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

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即下詩可異焉其傳曰

伯夷名元字 公孫叔齊公建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湯所 封姓墨胎氏父

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牛號為文王東伐

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伐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河曲之中采薇也山菜而食之及餓且死作

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死也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疑夷齊當日亦嘗怨矣或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

如此而餓死天道似不可信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惠下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聚黨數千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伯夷列傳

望

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此大者明之証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

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

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

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

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所重者在節義所輕者死生禍福伯夷所以餓死而不怨也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

輕重則知天道而可以無怨

貪權勢以矜夸 眾庶馮生馬詩 其生同明相照 同類相求雲從龍

收束通篇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巖穴

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

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此傳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立入妙 唐荆川

前有序後有贊此亦傳體也獨其疎宕奇逸之氣無中生

有空外設色若遠若近忽斷忽續其意不能不言又若不

欲明言一唱三歎令讀者深思而自得之真古今之絕調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伯夷列傳

聖

孫執中

伯夷列傳 伯夷，自周初，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孔子作史記，列伯夷於首陽山，而伯夷之名益顯。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

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

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

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

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古文翼 卷四 管晏列傳 史記 四

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

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

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

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物有制度。則

六親固。離不四維。廉恥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

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

難得此良友

結第一段

一語有誤

插入一賤贊

結第二段了鮑叔案

情不離也四維廉恥

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

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合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

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

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

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

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

古文翼

卷四 管晏列傳

望

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危高峻也言無所屈避也國有道卽順命謂直

行無道卽衡命謂稱量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

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晏子身為齊

失當皆其罪入闔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驚掃衣冠謝

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

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

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

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止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

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

綱

○新第三卷

○通脈

○虛提一

筆

是節儉

先一總敘

一語千古交情盡頭之言

鎖住

情狀宛然

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

奇婦人

晉人出細

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

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

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子書名及晏

子春秋晏子書名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

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

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管晏列傳

吳

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君臣能相親也

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

見義不為無勇者邪未能討賊無勇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

忻慕焉史公遭腐刑貨賂不足自贖交友莫拔視故發此概

贊管晏前總說後議論却分說抑揚反覆曲盡其妙揚升

庵

寫管晏俱從知己着筆寄慨深矣贊末語情見乎詞儲

二同人

老子韓非列傳 節錄

老子者楚苦音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藏書室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

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言若蓬轉流行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

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

者可以為罔通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矰至於龍吾不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

一

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那老子脩道

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

敵關或謂函谷關關令尹喜喜名周大夫善內學星宿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止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

其所終莊子者蒙縣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

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

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音篋以詆

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累音亢桑子亢音庚老子弟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

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音汪洋自恣以

神上起下

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

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

污瀆也。小渠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焉。申不害者。京人也。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

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

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言蹇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

樊

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

諫韓王。名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

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

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

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

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

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輕重詳畧不同於老氏。尤深贊嘆。筆墨超忽。亦猶龍也。

商君列傳 節錄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木姬。姓也。

商君本領。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公叔氏為中庶子。官名掌座名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

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

薦得着。

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曰。王

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

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

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

古文翼

卷四

史記商君列傳

四

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

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

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疾重而悖亂也。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

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

敏得精。

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

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

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

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

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末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

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

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

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

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商君列傳

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

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不必法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

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

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

焉。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拘拘制不行。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不計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

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指桀反古者應

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前欲變法

變法之令尤寫此句作案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

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人姓今鞅請得交可乎欲

趙良曰僕弗敢願也聯其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干羊之皮不如一

狐之掖腋干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

而無誅可乎恐有觸商君曰語有之矣魏言華也至言實也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商君列傳

五

苦言樂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

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

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

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入戎夾股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

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

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相謂杵聲也此五殺

音響自勸也

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出身不証，不以築冀闕。是以築冀闕，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築冀闕，官庭於咸陽，無闕，民事。刑黥太子之師傅。太子犯法，謂君罰不可刑，乃刑。

其師公孫賈，賈，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

深於命。教孰之令，命王。民之効上也。捷於令，速於布令。今君

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謂以左道建立威權。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商

無禮，何不遏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

亡。古文翼史記卷四商君列傳五

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

多力，而駢脅者為駉，乘持矛而操鬪戟者，有車而趨。此一物

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

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

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

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元議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

容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

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

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

為法之敝一至此哉。法之魏魏以怨其歎公子卬而破魏師

秦伐魏執許與公子卬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

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

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無出擊鄭京北鄭秦發兵攻商君

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一無

者遂滅商君之家刑名結局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

挾持浮說非其實矣浮說即虛說非本姓也且斯因曲變臣及得用刑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商君列傳

壹

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

有以也夫應少恩

商君假借帝王之道說秦及與甘龍等往復論辨寔不過

挾持浮說其變法後方志滿得意趙良借五殺大夫兩兩

相形語極痛切固不待車裂以徇始知報應之不爽也贊

刻薄少恩四字該括全傳介軒

張儀列傳節錄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遊說蘇秦

○為伎傲

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

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

儀掠筭數百不服醉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

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

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後負秦攻諸侯有不同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輕語挑之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張儀列傳 齋

以求通于之願張儀於是之趙止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

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謂難已而見之坐之堂

下賜僕妾之食輕賤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詞責

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

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

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

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

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

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銀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

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

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至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

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

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爾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

蘇君在儀宜渠同詎未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

古文翼

卷四

史記張儀列傳

壹

城

張儀恃其舌在謂必得志于趙却被蘇秦一激而入秦墮

其術中而不悟一路純寫蘇秦之詭秘此以賓擊主法結

處句調尤奇崛可喜

介

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蘇君在儀宜渠同詎未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

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銀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

平原君虞卿列傳節錄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趙惠文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

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屬清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

音壁也者擊散亦作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

日蹙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

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音隆之病而君之後

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蹙者去平

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平原列傳

要

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

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

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蹙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

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蹙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蹙者因謝焉

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

故爭相傾以待一作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

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于華屋之下必

得定從而還說辭若不熊動亦必劫使定士不外索取於食

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
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二十人。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
不露圭角妙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
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
元生一字垂用有致

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
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

古文翼

史記

平原列傳

卷四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
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
而言。從日中不決。何地。楚王考烈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

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能遂者。以楚國之
得

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持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

問。直入威風凜凜。

鼓其志

簡快

如畫

只向平原君言妙

得

破其休

激其怒

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

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

白起拔鄢二十一年拔鄢燒先一詞嚴義正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

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

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

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

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

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平原列傳

莫

應目卷

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

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自以為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禹所鑄大呂大鐘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彊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虞卿者

士也躡躡擔簞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派虞卿

賓客去來繫一美人之頭甚是離奇寫毛遂極力襯託其

英姿偉畧咄咄逼人總為勇力文武四字寫照也介軒

魏公子列傳節錄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

此段是一篇綱領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

眼口日

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

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

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魏公子列傳

堯

魏趙之端

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

去魏之端

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

筆

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掌監公子聞之

敬開

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

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

飲得

易言加買珠

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

暗伏

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

後案

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俾倪不正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

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徧贊侯生之賢賓客皆驚酒酣公

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

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

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故意加禮過分然嬴欲就公子

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

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于是罷酒侯生

遂為止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

古文翼 結 卷四 史記 魏公子列傳 李

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

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

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

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韓秦而魏

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

伏後小禮

不丁

嗜伏擊者

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

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

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

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

「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

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

「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

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侯生笑曰尚安事？客然公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魏公子列傳

五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

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

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

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

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

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

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

愈出愈奇，只是周列

離客字

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

晉鄙聽大譖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

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惜。」嘆鳥百反，惜莊白反，索隱曰：多前句也。正義曰：嘆大笑，咄大呼。

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于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

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

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

擁十萬之眾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

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

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

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

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鞶音蘭，盛，

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

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

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

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

也。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魏公子列傳

奎

兼手可畏

應前朱亥故不復謝

句剪住

甚簡勁

音蘭盛

丁侯

生秦

收上起下

十年

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

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

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皆趙處士。毛公藏

家。公子聞其賢。嘗從之游。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

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

王青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

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

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

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

古文真

卷四

史記

魏公子列傳

空

走蒙鶩。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

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咨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

魏公子兵法。秦乃求晉驪客。毀公子于魏。王果使人代公

于將。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日夜為樂飲者。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

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

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

祠。不絕也。高祖即位。過大梁。常祠公子十二年。

此傳不藉國策。獨用淋漓陡頓之筆。寫出豪士鬚眉千載。

四歲竟病酒卒

○筆致問○言

悠悠然可

思為置守家五家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與不敢加兵相以厲

生氣公子固賢亦因龍門點睛好手也。孫執光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魏公子列傳

七



生康公于固賢亦因龍門點睛好手也。孫執光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

破之，取晉陽。衛地在太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音容相如

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

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

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

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廉藺列傳

壹

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

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

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

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

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

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

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

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

志

必無入臣願奉璧往使城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

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

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

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

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

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

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

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

是趙王乃齊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請於庭阿者嚴備也大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廉藺列傳

秦

力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

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

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

往十五都奇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伴為子趙城實不可得

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

王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齊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

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齊五日舍相如廣成

傳舍廣成傳相如度秦王雖齊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

明眼觀破

刑勇怒奮

先攝以義

頓挫有

次責以禮

聲色俱壯

先提透人情事

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

禮於廷璧去身謂結也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不如此道說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

故令人持璧歸闐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

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

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

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

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

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

古文翼

卷四

史記廉藺列傳

七

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

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

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

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滎池趙王畏秦欲

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

如從廉頗微頗智勇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

過三十日此語先非相如之期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

遂與秦王會滎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

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

捕寫之臣

結案

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缶音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秦王怒，不許。於是相

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

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

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

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

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卽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廉藺列傳

交

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

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

如出，望見廉頗，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

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

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

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

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

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

出先生○一片忠義心地○合○入○後○

兵於趙者徒以吾兩公在也○合○入○後○兩虎其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袒衣

負荆荆楚也可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

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齊生死而刎是歲廉

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邑拔之後三年

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

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

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廉藺列傳 究

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天山其處智勇可謂兼

之矣

只敘相如完璧擊甌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于始

末處畧敘數語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變以棟

東文齊如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

至拔之後三年廉頗復伐齊幾

拔之後三年廉頗復伐齊幾

拔之後三年廉頗復伐齊幾

拔之後三年廉頗復伐齊幾

拔之後三年廉頗復伐齊幾

屈原賈生列傳節錄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右指博聞彊志也遺之類

志識明于治亂嫺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

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正甚任之上官大夫此句怕人與之同列

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采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

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屈賈列傳

七

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

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

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

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賈驛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

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如稱蘭蕙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音濁汚泥之中蟬蛻音退于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音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以上推離騷本意。○等接、法。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代齊，齊與楚從親。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

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

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

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

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浙。仁水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

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

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屈賈列傳

主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

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

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

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

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

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

死于秦而歸葬。懷王留秦三年而病薨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

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欲懷王冀幸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反覆之一篇之中

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

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

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

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

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讒官大夫，令尹子蘭、兵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屈賈列傳 三

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泄泥濁也。不食為我心惻。惻然傷道未行也可以汲王明並

受其福。言我之道可用，上有明主汲我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短者言其

短。頃襄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

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

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博何故懷瑾握瑜。

瑾瑜皆美玉。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潔淨。受物之汶汶。垢者乎。寧

赴常流。猶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汨羅之志已決。又安能以皓皓之

白。而蒙世之溫蠱。猶昏憤乎。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

自投汨羅。音羅以死。汨水在羅。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

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諱誼。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屈賈列傳

三

授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此贊為凡四轉音奇聲。以志可與日月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因所死

生哀。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賈生在長沙所作。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

失矣。服鳥賦所云死生去就具有曠觀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節婉雅。懷

愴真得騷之趣。揚升巖

張耳陳餘列傳

節錄

張耳陳餘皆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為刎頸交陳涉起鄆為左右校尉從武臣略趙地武臣死趙

王歇立耳為相餘為將有隙後耳歸漢破趙斬餘漢立耳為趙王

武信君

武臣

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徐曰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

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

斷人之足黜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者刃

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人無然則慈

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張陳列傳

七

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

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

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

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

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義當如此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

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誅殺秦吏所以

為民仇秦兵既降又恐不免所以不敢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

君君何不齎臣侯即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

不敢殺其令。命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

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喜免死，日得富貴。燕趙城可

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歸通。

陽范陽令，後叩地，謂之不戰以城降者三十餘城。武臣遂自立為趙王。趙王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問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

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軛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

卒謝以辭相告，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

「便者往十餘輩，軛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

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古文翼問得奇卷四史記張陳列傳蓋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問不及趙王，若非為趙之而斷

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

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願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

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恐民心未附，姑推年長者以總其權耳。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

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適以適以弱甚覺無謂弱也。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駢通楚漢說。語妙天下。養乎何物。亦議論風生。可絕駢。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張陳列傳

美



淮陰侯列傳節錄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

食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

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猶言公子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七

能死出我袴一作勝勝股也下於是信孰古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同下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

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官坐法當

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

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

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

虛指

實敘

二字可旁有卷七

連用三奇字

連用七七奇字

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半居路活捕○高祖曰何來謁上上

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地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

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道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絕妙標題言無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

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

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

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

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

古文翼史記卷四淮陰列傳史記 哭

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齊戒設壇

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使人不測一軍皆驚信拜禮畢止坐王曰丞相數言

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

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噉吐項王得失處甚確發漢怒而

千人皆廢廢伏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

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吁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

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吁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

人有功當封爵者。卽刻弊。忍不能予。不忍此所謂婦人之仁。

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

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

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

應轉

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

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

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

鄲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七

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卽章邯司馬欣董翳也痛入骨髓。今楚彊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武關。秋豪無所害。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

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

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二年魏王豹反漢

與楚約和信襲破之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九月。破代兵。禽夏談。闕與信與張耳以

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

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將新喋血流游注也關與名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取薪蘇取乾後饜師不宿飽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二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

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畱意臣之

計否必為一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

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四

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

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我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

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

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日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傳令軍發遂

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葺皆山而望趙軍隱山自蔽勿令

趙軍知也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

赤幟令其裨將傅食曰今日破趙會食小飯日食謂立駐傳

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

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

而勝之

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

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百詳棄鼓

誘敵

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

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

出奇兵二千騎共俟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

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

亂而取之

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戰井陘情狀殆盡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全

此非戰將所

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

能

事之諸將効也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

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

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

奇而仍法兵家妙貴

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

戰今予之生地皆走豈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

接師事來

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

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

亦人所不

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

前言

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

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

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高

也。身歿沘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

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全

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綸衣美衣也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恐滅亡不久故

先分長短一敗為總微之

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

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

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

○揭出當日弊者

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

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

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

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驪兵。驪西也。謂以食養兵士也。

北首向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片言

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居要

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

之。拜信為相國，使引兵擊齊。信襲破齊，懸下軍。楚遣龍且將

救齊。信液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

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龍且。平齊

地。信自立為王。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

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

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叁

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

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

乃不可言。背呼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

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燦至風起

飛也。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

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于滎陽，乘勝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

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

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寸尺之功，折馘北奔，也不救。敗滎

一何收住

陽傷城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讀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齊國在東。故云西鄉。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金

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屬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

頃世有動

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歿。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讀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金

復趙裔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

韓偉曲折文情奇恣

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

二〇謂尤動人

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

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

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

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

辭。夫隨厥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也。小翼之祿者闕卿

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釐之小計遺

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蠶釵去聲之致螫音釋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

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

不言不如瘖音音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

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六年人告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偽逆雲夢信謁上止令武士

執之械繫維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後與陳豨謀逆呂后用蕭相國謀斬之長樂宮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淮陰列傳 矣

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

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

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

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項羽紀淮陰傳皆史公悉心營構之文故其敘事處真如

黃河怒濤龍門峭壁曲盡九垓八埏間奇致班范諸公安

能入其室哉儲同人

淮陰為漢第一功臣長樂之禍千古稱究得史公此傳非

特武功將畧可以不極即忠漢心跡亦足表自千世介軒

季布欒布列傳節錄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一篇眼目
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

于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

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

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

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并與其家

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

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音遙小車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季欒列傳

全

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

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止

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

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

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

容為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

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

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

逐段做逐段一〇納

善葛破客心事

音遙小車也

從發得明自

一折更深

兩個心知史家編幕法寫出英雄

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于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酒也難近至雷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季樂列傳

全

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

音登臨

以闕陛下也深見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

耳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辨士數招權顧金錢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求

得其形勢事貴人趙同等即趙談遷以父名故改為同與竇長君善季布

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

生歸欲得書請季布欲使竇長君為介于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

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

邱曹邱至即指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

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于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于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

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

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

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

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名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寤

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于是

古文翼

史記

卷四

季欒列傳

季欒

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

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

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欒布者。梁

梁王彭越為友。彭越誅。詔有敢收視者。捕之時。布為梁大夫。使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布避無反

狀。王卒釋布為都尉。後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欒公社。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數。一作屢。典

軍。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

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

也。願推有力。反言愈明。

立白家。影子。

故作。

張釋之馮唐列傳節錄

張廷尉釋之者。堵音楚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通貴為

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

補謁者。謂者掌實諫。秩比六百石。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

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

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祿三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

右視。盡不能對。虎圈豎夫。掌虎園者。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張馮列傳

空

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

尉無賴。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豎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

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豎夫謀謀也。多言。利口捷給。

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

具耳。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于二

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

不察。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

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

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憤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

者皆下，不加令罰金四兩。于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

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

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

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高岸爽水

為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慎夫人邯鄲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倚謂歌聲合也，走音素，向也。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張馮列傳 三

倚意慘懷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櫛，用紆絮，斷

一作陳蔡也，漆其間。斷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

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剗使其中無可欲

者，雖無石櫛，又何戚焉。薄葬冢無可食，雖無石櫛，何憂若者？

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

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于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

人來，長安縣人聞蹕，行人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

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元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

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

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止使立誅之。則已。今既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

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

盜高廟元諫。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

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

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謂依律以斷也

非吾所以其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

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張馮列傳 三

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斥言故以取土為譬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

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漢書作跋。避景帝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馬唐者本趙人

以孝著為中郎。署長復并車騎都尉。武帝時舉賢良。以年九十餘不能官。乃以子遂為郎。

規拜嗇夫止入殿門。諷從薄葬。何其機鋒犀利。及為廷尉

當犯蹕罰金。當盜環棄市。又持論公平。刑罰適中。宜文帝

心折。每稱善不置也。文用直敏。與他處以議論贊嘆雜入

敘事者。文法不同。介軒

李將軍列傳節錄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隴州人也其先日李信秦時為將逐

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

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為郎而補

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

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

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

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

古文翼

卷四 李廣列傳

古

軍印還實不行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實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

合戰典屬國官名公孫昆音邪音名人姓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

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

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內官之幸貴者

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

與戰三人還射也還轉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

曰是必射雕者也雕大鷲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

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一無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其將乘白馬而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李廣列傳

壹

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通入如天添織錦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

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

人自便不擊刁斗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以自衛莫府省約文

書籍事然亦遠斥度候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

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

識日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李廣列傳

笑

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頤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没羽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之。及

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

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臂加後。其善射亦天性

也。雖其子孫他人學。其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

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

謂終。身以射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

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

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李廣列傳

七

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

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

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

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

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

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

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

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

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

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

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

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

乃一得當單于。言自少結髮與單于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言作事數不偶也。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

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李廣列傳

矣

曰急詣部如書。令廣如其文，驟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

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音異合軍出東道。軍匹

導或失道。謂無人導引，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

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絕度也。南，過前將軍右將軍廣已歸度，沙漠。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

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

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

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

悲壯

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

之墓焉

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贖

為庶人

以數奇為關鍵以善射為勳染其數奇或從自己口中說出或從武帝意中道破其善射或從見敵摹寫或從射虎形容使千載下讀之者欲歌欲泣蓋文生于情史公之于李將軍其情深矣宜斯文之跌宕奇縱乃爾

系執升

古文翼

卷四

史記李廣列傳

完

李將軍其辭對亮宜死文之數奇乃顯其奇

深容對千載下讀之者欲歌欲泣蓋文生于情史公之于

出火翁帝意中道破其善射或從見敵摹寫或從射虎

以難奇為關鍵以善射為勳染其數奇或從自己口中說出

為人

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贖

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

酷吏列傳序

酷吏為郅都、蓋、成、周、陽、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滅、實、杜、周、共、十一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立論醒徹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常密矣。指秦然姦

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

揚沸。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

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酷吏列傳

一

聞道大笑之。老子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

除秦嚴法，使反實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言其疎也。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

民艾迪。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此嚴酷。昔者大

法網密，則奸偽愈多。故制治清濁之源，不由乎法令也。此

種議論，見史遷本領深厚。倪稼咸言對景言出古合音

五言詩
酷吏高世相
趙禹張湯
共十一人

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儒或以苛細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俠或以豪

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韓非宗尚法家。故以儒俠並至。譏而學士多以其言為是。

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功名俱著於春秋。謂國史。

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公智生。哀字。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

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笑其不能取爵位功名也。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飽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

子志之不倦。世俗雖笑而名垂後世。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不免犯禁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游俠列傳

道

已存亡。死生矣。亡者存之。死者生之。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

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同巖呂尚困於棘津。太公望年七十

賣食。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

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有此緩急時。不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可無俠之救援。

已嚮其利者。為有德。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

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賤王。跖躄名。盜暴戾。其徒誦義無窮。

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小竊得以法

正其罪竊國其罪萬倍猶鈞而已謂傷者非虛言也本拘學或

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

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乎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託命此豈非世之所謂

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

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二儒為當世典要以功見言信俠客

之義又曷可少哉所以為其立傳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以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

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游俠傳序

宣

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元誤也藉勢利為俠傾非難事至如閭巷之俠

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

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綱

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

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

之豪暴之徒游俠亦醜之則其志行本高結出主意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

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史公自傷莫救借題發實抑揚頓挫寓意良深介軒

貨殖列傳序

傳以計然范蠡子貢白圭為首餘則錯舉地
理物實風俗人氏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焉
引老子語說入及對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同近

世塗飾也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

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

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

戶說以眇論微妙之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神農其次利導之

太公一流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管仲最下者與之爭武帝鹽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貨殖傳序

三

是夫山西饒材竹穀木名皮蘆山中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

漆絲蠶色江南出枿音前梓薑桂金錫連鉛者未丹沙犀瑋音代

瑁音珠璣音球不齒革龍門山名在河南碣石近海山名北多馬牛

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音出置如棊之山方

有也處皆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

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

物賤之徵貴徵求也此處物賤求被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

文情頓挫

所以貴因

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馬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金、玉、珠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

山澤不辟開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

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乎。而巧者有餘，拙

者不足。故太公望對於營邱，地澗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

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疆同至而輻湊，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

修之，設輕重錢也，九府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貨殖傳序

富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紛錯皆為利往。夫士乘之王，元謀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董用

太史公自序 節錄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

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見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

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言已當述先人之上成業何敢自讓

大夫壺遂曰遂為詹事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

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也褒貶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王事王道作

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附見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史公自序

夏

于當時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

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

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器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元謀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

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失其仁之本故易曰失之豪釐差

以千里。出易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

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

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

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

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其心實善為之而不被

之空言而不敢辭。如趙盾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君，不君則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

古文翼

卷四

史記史公自序

賈

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

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

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

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

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

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

論春秋○禮火在禮義○二字

照別嫌疑問是非數句

仍用諸經

仲說前後相記為章法

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受天命而清澤和之氣

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叩塞叩塞門請來獻見者不可勝

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

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

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

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

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其意隱微也欲

古文翼 卷四 史公自序 四

逐其志之思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

見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臚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氏春秋韓非囚秦非于秦

之王發說難孤憤書篇詩三百篇六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

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漢武帝獲白麟引此以附于絕筆獲麟之意自黃帝始

此序詞致隱約有自附于春秋之旨末來自述處不激不

隨深為得體非倖倖然小丈夫所及葛端調

提出王事王道推尊孔子隱然以作史上附春秋而立言

有體深得稱比老彭之遺。至其筆力之雄駿。應推獨步。
介

古文翼卷四全

古文翼

卷四

史記
史記自序

翼



12292

86853

百韻將毋... 意至其筆力之雄駿應推獨步

